



安静的面纱下  
究竟谁才是完美爱情的拥有者

财富与爱情的较量  
美德与现实的冲突

诠释人性的善良，注解现实的残酷  
警醒世人，情与欲犹如水与火

# 安静的面纱

ANJINGDE MIANSHA

高低 著



# 安静的面纱

ANJINGDE MIANSHA

高低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安静的面纱 / 高低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  
司, 2016.4

ISBN 978-7-5502-7186-9

I. ①安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36756号

## 安静的面纱

作者: 高低

选题策划: 北京宏泰恒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徐秀琴

策划编辑: 欧阳秀娟

封面设计: 小徐书装

版式设计: 王玉双

责任校对: 方淇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市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00千字 880毫米 × 1230毫米 1/32 9印张

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7186-9

定价: 29.80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58572848

## 目 录

- 楔 子 / 001
- 01 突如其来 / 004
- 02 一见钟情 / 018
- 03 塞翁失马 / 032
- 04 悲喜交加 / 046
- 05 竹篮打水 / 060
- 06 飞来横财 / 075
- 07 同病相怜 / 089
- 08 针锋相对 / 103
- 09 强强联手 / 117
- 10 浪漫情怀 / 131
- 11 噩梦连连 / 146
- 12 残酷真相 / 160
- 13 犯罪事实 / 174
- 14 毒计丛生 / 188
- 15 良心发现 / 202
- 16 意外收获 / 215
- 17 起死回生 / 229
- 18 心猿意马 / 242
- 19 破镜重圆 / 255
- 20 指点江山 / 268
- 后 记 / 281

## 楔子

这是一辆县际班车。36个乘客，各怀着心事，有的打盹，有的看着窗外，也有的在低头悄语。

车上有几个八零后。27岁的海成东正低头给妻子发着短信。和妻子华筱筱秘密结婚以后，他经常出差在外，在不方便打电话的时候，两人不是在QQ上说话，就是用短信交流说不完的甜言蜜语。

海成东帅气的脸上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，深邃而又迷人，可他却很少去看其他的美女。自从认识了华筱筱后，他就开玩笑地说：“老婆，我这双眼睛是专门为你而生的，除了看你，就再也装不下其他的女人了！”

车上的美女也有不少，海成东没有认真地看过其他任何一个女人。

在车后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一脸忧郁的姑娘，她叫王静，有些苍白且显得稚气的脸庞，暴露出她虽然生理年龄已经成熟，但其心理年龄好像并未达到能在社会上行走自如的境地。她的穿着很随便，不像是那种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很入时的女人。从朴素的穿着来看，她不应该是那种大家闺秀，倒很像是一个生活在贫苦农家的姑娘。

在她前边两排靠窗的位置上，坐着一个叫胡初安的小伙子，他好像脸都没怎么洗干净一样，看起来有些茁壮的身子透露出一些小男人才有的气魄；方正的脸庞上一双贼亮的眼睛转动得不是很灵活，就好像是被生活逼迫得有些疲惫一样，嘴唇四周那软软的胡须顽强地生长着，虽杂乱却不失灵气。

中间位置上，一左一右坐着两个美女，一个打扮入时的梅娉婷，一个

没施多少粉黛就已经风韵十足的柳小颖。两人坐在一起，一个从容，一个却显得有些焦虑，从容的偶尔对着小圆镜子看自己哪儿缺点脂粉，焦虑的就时不时地往车窗外看着，好像希望从车外看到一点什么意想不到的人和事儿一样。

远处扬起一阵灰尘。

这样的灰尘实在是太过平凡，没有任何人会去在意它。

泰青川是个承包建筑工程的大老板。五十岁出头的他有着非凡的精力，昨晚和一帮朋友打牌喝酒到深夜，玩得相当尽兴。回到家里，却不知道什么原因惹恼了老婆刘泽芳，两人闹起了不高兴，老婆便不让他上床，可借着酒兴他兴致又相当高，于是独自开车到了小情人丁如花住处，一直玩到凌晨方才尽兴。迷糊地睡到太阳晒疼了屁股，他才睁开眼睛，猛然想起今天还要到平水县去谈一笔生意，一看时间已经来不及了，他也顾不上打电话叫司机，干脆自己开车前往平水县。

泰老板的驾驶技术也算是一流的，只是昨晚确实玩得过于疲惫，加上去往平水县的路况不是特别好，有一半是山路，再加上最近几天一直阴雨绵绵，路况更是好不到哪儿去。

奔驰车奔驰在山路上，泰老板回想着昨晚小情人的温柔，心里涌起无尽的幸福。

小情人丁如花今年三十不到，原是泰青川公司的职员，自从和他好上后，想上班就上班，不想上的时候就与人赌钱度日。丁如花赢了钱存到自己卡上，输了钱就到泰老板面前撒娇，把他侍候得舒舒服服，又能拿到一笔赏钱。丁如花与泰青川的床上关系，几乎没有人知道。

泰青川对她简直是百依百顺。而对于自己的老婆刘泽芳，他虽然很爱她，但毕竟这个快四十的女人与丁如花比起来，臃肿了一些，世故了不少，她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与他同甘共苦，所以他多少对她有一些敬畏。而刘泽芳也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贤惠女人，对于泰青川前妻生的孩子泰谦她一直视如己出，这一点更让泰青川对她无法挑剔。

但牙齿与舌头就是再好，也总有相互打架的时候，偶尔夫妻俩也会因



为一点不如意小吵一下，就当是调剂生活而已。

可这一次，他们的小吵却让泰青川似乎失去了许多。

泰青川感觉越来越疲惫，虽然山路的坎坷让他努力集中精神，可昨晚销魂的后遗症也确实太严重了些，毕竟他已经是五十多的人了。

他眼前出现了重影，就好像丁如花趴在他身下，如梦似幻的感觉让他激动……

一个颠簸，重影更严重，他努力稳住方向盘，前边是弯道，他本想减速，可对面飞速驶过的汽车扬起一阵灰尘让他视线受阻。他想赶紧逃离灰尘，于是本来踩向刹车的脚又猛然踩向油门。正在这时，一阵急促的喇叭声突然响起，紧接着凄厉的刹车声猛然传进他的耳鼓，他本能地去踩刹车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直直地撞向对面飞速而来的班车……

班车由于刹车太急，加上奔驰毫无保留的冲撞力，两车翻滚着冲出了路基，倒在了山路下……

## 01 突如其来

平水县是个半山半坝的县，近年来的发展一直处于求稳状态，所以其经济状况与邻近的几个县市比起来，确实是逊色了不少。很多平水县的年轻人、中年人都喜欢到邻近的县市去找活儿干，挣钱养家。

从平水县城开往邻县古井市的班车上有三十六个乘客，大部分人在出车祸前都是不认识的，不过是萍水相逢的路人。

汽车翻滚着倒下路基时，由于路边树木的缓冲，车里人受伤不是很严重。司机见车子停止了落势，就赶紧查看汽车情况，确定油门关闭，车子没有漏油情况，就赶紧对车里大呼小叫的乘客叫道：“大家不要急，请相互照看一下，车门已经无法打开，快用安全锤砸开玻璃窗，尽快离开汽车。”车里的人好不容易才冷静了一些，男人七手八脚地把车窗玻璃砸了，将小孩和老人往车窗外推拉。很快车子里的人就出去了一大半。

胡初安和海成东等几个年轻男人将需要帮助的人推拉出车窗后，他这才将目光落在车厢最后。坐在最后那个座位上的王静，由于突然的撞击，左脚严重扭伤，她根本就无法走动，只好流着泪静静地看着众人。她看着胡初安来回地帮助别人，心里涌起一股特别的感觉，她多希望胡初安能尽快过来帮助自己呀！

终于，胡初安注意到她了，她眼里的泪水如泉般涌了出来，分不清楚究竟是因为疼痛还是因为感动。

胡初安走到她面前：“美女，你怎么坐着不动，受伤了？”

“嗯。”她使劲点头，想动身子，却动不了。



“伤在哪儿，我来抱你。”

“脚扭伤了，动不了。”

胡初安赶紧凑过去，抱起她的上身，慢慢地将她抱离座位，同时对前边的海成东说：“她脚扭伤了，你到车外去，将她接出去。”

海成东一听，赶紧往车窗外钻，谁知他往下跳时，却被树枝一挂，落地不稳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再也没有起来。

胡初安对车外叫道：“谁来接一下这个美女？她的脚扭伤了。”

满脸是血的汽车司机出现在车窗外，他小心翼翼地将王静接过来，抱出了车窗。王静看着胡初安，眼里满是泪水。

胡初安脸庞上也有血迹，可是看不出究竟是他受伤了还是救助别人的时候染上的。他看车里没有人了，最后一个出了车厢。下了车，胡初安拉起袖子擦脸，混合了血迹的汗液将他的脸弄得更花了。

海成东跳下时太猛，被树枝一带，又重重地跌在一堆乱石上，他下意识地想躲避，却因此受伤更严重，有两人将他扶到一边去了。

胡初安看了看从车里出来的所有人，受伤重点儿的都躺在地上，轻点的坐在一边，没受伤的在照看着受伤的。他回头又看了一眼破烂的班车，这时，他才注意到不远处已经底朝天的奔驰。

胡初安也顾不上许多，就赶紧向奔驰跑了过去。

看到卡在方向盘安全气囊里的泰青川，胡初安一时没了主意，他回头向众人叫道：“快来人帮忙，这司机卡在里边了。”

痛苦的泰青川那一刻神智还是清醒的，他估计自己也就是断了脚折了胳膊而已。他看着倒立着的胡初安，见他手忙脚乱在帮着自己，绷紧的神经一松弛就晕了过去。很快，古井市医院的救护车呼啸而至，所有人先后被送到医院检查救治。

看着眼巴巴望着自己的王静，胡初安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只得一个劲儿地安慰她别担心。

帮着将王静抬上担架的时候，王静拉着他的手说：“哥，你要陪着我。”

胡初安先是一愣，马上笑着说：“好的，你先和他们去医院检查，我随后就到。”

“你不是也受伤了么，和我一起去吧。”王静拉着他的手不放。

“听他们的安排吧，我没什么伤，你听话，我随后来找你。”

胡初安挣脱她的手，看着护士将她抬上了车，他又转身去帮助其他人了。曾护士见王静一直看着胡初安落泪，就问道：“他是你亲哥哥么？”

王静苦笑：“我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曾护士愣了一下，笑了：“看他是个好小伙子，你放心随我们去检查吧，他一会儿也会到医院来的，等他到了，我想办法让他第一时间出现在你病床前。”

坐在中间位置的柳小颖，只是惊吓过度，身上并没有伤。当男人们将车窗打开后，她被人先弄了出去，以便照顾伤者。她刚在地上站稳，就听到一声凄厉的叫声在慌乱嘈杂的声音中响起：“哎哟喂，我的脸破相了！”

36个乘客，加上司机和奔驰里的秦青川，总共38个人，在车里受伤的有13个人，加上后来跳下车时意外受伤的海成东，共计14个人伤情严重一些，其他人只是多少有些擦伤而已，问题并不严重，在医院检查了之后就离开了。胡初安最后一批到达医院，曾护士将他的擦伤处理了后，笑着对他说：“你真勇敢，大家都在夸你呢。”

胡初安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：“帮助一下别人，也是应该的。没其他的事儿，我得走了，还赶着去干活呢。”

曾护士拦住他说：“你先别急，有个叫王静的病人特别要求让你去陪陪她。”

“谁？”胡初安皱着眉头，“不用了吧，如果我救的每个人都都要我去陪，我哪分得开身呢！”

护士笑着：“人家叫你哥，却连你姓名都不知道，你不觉得也应该去看看她么？看她的样子挺可怜的，也没告诉我们她家人的电话，你还是去看看她吧。”胡初安不好再推辞了，只好跟着护士的脚步来到病房里。

王静只是扭伤，医生给她复位后，缠好了绷带让她躺在病床上不要动。看着胡初安出现在她面前的那一刻，王静哇地哭了出来。

胡初安倒有些不好意思了：“妹子，很疼么？”

王静伸出手，想拉住他的手，胡初安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自己的手伸

了过去，王静一把拉住，死死地抓住不放：“哥，谢谢你！”

“别这样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你就在这儿好好养伤，我得先到工地去报个到，明天我再来看你。”

王静眼睛里一下子流露出无比失落的神情：“哥，你不会不来看我了吧？”“怎么会呢，我说要来就一定会来。我总得先到工地报个平安，让他们别替我担心呢！你呢，不给家里人打个电话？”

王静的神情一下子变得很难看，她望着胡初安：“哥，我没亲人了。”

胡初安一下子愣住了，看着楚楚可怜的她，他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。隔了好一会儿，他才说：“你别担心，我不走了，就在这儿陪着你，不过，请你先放手，我去给朋友打个电话，让他们放心。”王静这才依依不舍地放开了胡初安，他微笑着出了病房，转身去找电话。

在护士站，胡初安简要地告诉曾护士，那个叫王静的姑娘不会有亲人来照顾，他决定暂时留下来照顾她一下，不过他得给朋友报个平安。曾护士很爽快地把自己的手机借给了他。

胡初安从包里拿出一个皱巴巴的小本子，很快找到了要打的号码。

就在胡初安站在过道里打电话的时候，过道里冲上来一男一女两个人。

那女的冲到曾护士面前就问道：“护士啊，请问泰青川在哪个房间？”

“你们是他的亲人么？”

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曾护士告诉他俩：“他受伤很重，还在手术室里抢救，请你们先到那边去坐着等一会儿。”

这两人是泰青川的老婆刘泽芳和儿子泰谦。

泰谦接到父亲受伤的电话时，正在与一个刚认识的女网友在宾馆的房间里缠绵。

看着自己身上的娇艳女人，浑身一丝不挂的泰谦笑着说：“妖姬，你太漂亮了。”

“漂亮有什么用，你又不想娶我做老婆。”

“咱们这才认识不久，我就对你这样有感觉，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，说不定我会非你不娶呢，就怕你会看不上我呢。”

“就怕你娶了我，却无法满足我的要求。”

“你都有些什么要求，很高么？要天上的月亮还是星星？”

“现在的女人都是钱养出来的美丽，你觉得你能有足够的钱让我永远美丽么？”

“哦，无非就是吃穿养护一类的费用嘛，那点费用我还是有的。”

“看你年纪轻轻的样子，不像你说的有三十岁呢，难道你真是富二代或者官二代？”

“这个嘛，等咱们交往得差不多了，你会知道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的。哎呀，美人，来吧，只要曾经拥有，谈什么天长地久，你那么远跑来会我，不只是想和我谈这些无聊的话题吧？”女人开始宽衣，笑容很是放荡。当女人俯下身子，他身体一个激灵，闭上眼睛正在享受，衣服里的电话却突然响起。泰谦很不情愿地探起身子去拿放在床头柜上的衣服，被女人伸手想挡住，她嘴里发出呜呜声，很显然，她不想泰谦接电话。

泰谦微笑着：“我看看究竟是谁的电话，万一是重要的生意，错过了可不好。”女人露出不悦的神情：“什么生意？肯定是你什么女友找你吧。”

泰谦已经拿出了电话，一看是父亲打来的：“我爸打来的……喂……”

泰谦马上接通电话，刚喂了一声，却听到对方是个女人：“喂，你是泰谦吧？你父亲出了车祸，正在古井县医院里抢救，你赶快来一下。”

泰谦啊了一声：“情况严重吗？”

在得到对方说伤者还在昏迷之中，情况不明朗的答复时，泰谦已经翻身从床上跳了下来。他手忙脚乱地穿着衣服：“对不起妖姬，我父亲出车祸了，我现在必须到医院去一下，你先在这儿住着，等我看了他的情况后，再来和你相会。”那女人皱着眉头：“你搞的什么把戏？”

泰谦一听这话，心里有些不高兴：“医院的护士用我爸的电话打来的，我再无聊，也不会用自己父亲的性命开玩笑吧？这是五百块钱，你先住着，晚上我再联系你。”

泰谦不等女人伸手，把钱放在床头柜上，转身一边系着腰带，一边往外走。妖姬看着泰谦离去的背影，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。

泰谦出了宾馆，给后妈刘泽芳打去了电话：“刘姨，我爸出车祸了，正在医院里，我这就打的过来接你，我们一起去医院。”

正在牌桌上打麻将的刘泽芳没好气地说：“昨晚他还好好的，还将我骂了一顿，后来离开家，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咋就出车祸了呢？”

再怎么有气，一听泰青川出了车祸，刘泽芳心里还是挺难受的，当即丢下手里的牌，飞快地向牌室外走去，站在街边等着儿子的的士过来。

胡初安站在窗子边，背对着众人打了一个电话后，转身低头正准备去还护士的电话，却与匆忙向手术室走去的泰谦母子俩撞了个正着。刘泽芳心里焦急，没防着突然出现的胡初安，两人相撞后，脚步不稳的她重心不稳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胡初安手里的手机也因撞击飞出了手心，掉在大理石地面上摔成了三块，滑出了很远。他傻了，呆呆地站着，看看摔坏的手机，又看看坐在地上的刘泽芳，他还没反应过来时，已经被泰谦一把抓住衣领，劈手一个响亮的耳光就落在了他脸上。

胡初安猛然醒悟，怒视着泰谦，面前这个白净的小伙子年纪和自己差不了多少：“你凭什么就打人，又不是我故意撞她的！”

“难道是我们故意撞你的？”泰谦针锋相对。

刘泽芳已经站了起来，她拦住泰谦：“泰谦，算了，我没什么事儿，快去看你爸吧。”

胡初安拳头早已经捏出汗了，如果泰谦再敢动手，他肯定不会饶了他，要说打起来的话，对方肯定不会是自己的对手：“我借别人的电话也摔坏了！我还没叫你们赔呢！”

“你还有理呢，你长眼睛没，这里是公共区域，拿着个破电话，你显摆什么？”

胡初安扬起了拳头：“你也太不讲理了，走，咱们到外边去，今天我还非得让你给我说清楚了，究竟是谁没长眼睛！”

“谁还怕你不成！你把我姨撞倒在地上，现在就要去检查一下，要是跌出个什么骨折，我跟你没完！”泰谦抓着胡初安的手放开了，但随时都注意着胡初安的动作。

胡初安冷笑，看着母子俩：“你怎么不坐在地上不起来呢？”

这时，听到二人的争吵声，一下子围了好几个人过来。

检查了自己确实没有受伤，正准备离开的柳小颖围了过来；手上缠着绷带正在病房里安慰伤者的司机围了过来；护士听到动静，也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儿，走了过来。

一见是救人英雄被人扭住，司机拦在了二人中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泰谦怒目圆睁：“他不长眼睛，把我姨撞倒在地上，还好意思让我赔他手机！”司机看着泰谦：“你吼什么吼，你什么人？”

曾护士接口说：“他是那个奔驰车司机的亲属！”

一听这话，司机突然来气了，他用没有受伤的手，一把抓住泰谦：“你凶什么凶？你有什么理由凶？你爸是这起事故的直接引发人，那么多人躺在病床上，你就没有一点忏悔的心，还在这儿撒什么泼？你知不知道他是谁？要不是他发现你爸卡在车里，等其他人赶到现场，你爸早因为流血过多死在车里了！你不但无心感激，你还好意思打人！你有没有人性啊？”

泰谦傻了，看着众人怒视着他，他极力让自己镇静：“我也不知情呀！”

“不知情你就可以随便打人？”司机突然扬手就给了泰谦一耳光，“你以为有钱就可以随便打人的么？”

刘泽芳见众人都愤怒地看着他们母子俩，赶紧站到司机面前：“对不起众位，刚才我心里着急才撞着他的，我给大家道歉了。”她拉起泰谦的手，就钻出了人群。

众人看着离去的二人，司机说：“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，还不是血肉之躯，还不是经不起撞击！谁再有钱也买不通阎王！”有人笑了。

胡初安走过去将手机捡起来，重新装上，却开不了机了，他皱着眉头，看着曾护士说：“真对不起，把你的手机摔坏了，我另外买一个赔你吧。”

曾护士微笑着说：“错不在你，算了，反正也是旧手机，不要你赔。”

柳小颖说：“要赔也要让那个打人的人赔，你救了他老子，他不但不感激还打你，要我说，你们医院就应该狠狠宰那种人一把，他不是有钱么，有钱就应该出十倍的钱，给其他人医治！”

曾护士笑着说：“哪有这样的理了，大家散去。小胡也是因为要照顾一个病人，无心之失，我不会让他赔手机的。”

众人散去，司机陪着胡初安向王静的病房走去。

“小胡，你真是个好入。”

胡初安不好意思地笑笑：“出门在外，谁没有需要帮助的时候？”

“听护士说，王静没有亲人，她就希望你陪着她？”

胡初安点头：“反正我在城里打工，每天还是可以抽出一点时间来看她的。只是她的医疗费用……”两人进了王静的病房，王静一看胡初安进来了，脸上一下子露出了微笑。

司机站在她面前：“你就在这儿安心养伤，所有的费用由公司承担的。”

司机离开病房后，胡初安站到病床前，看着王静：“还疼不？”

王静摇头：“没那么疼了，谢谢哥哥答应留下来照顾我，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。”

“你家里的亲人呢？你怎么不叫一个来照顾你？”

“我爸在外地打工，家里还有一个后妈，要照顾读书的小弟弟，哪有时间来照顾我。反正我在家里也是多余的人，这车祸真要是了了我的命，倒还可以给我爸留下一笔钱呢，这如今，哎……”王静眼里含着泪。

“你怎么能这样想呢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现在的社会，只要你肯付出，生活还是好过的。”胡初安在外边跑了好几年，多少也感触到了一些如何做人的道理。

“哥哥家里都有些什么人？”

“我父母就我一个孩子，没其他人。”一说起父母，胡初安心里就有隐隐的痛，可是再怎么痛，他也不会轻易跟外人说的。

早些年，胡初安的父亲胡华光是当地一个脑子相当灵活的小商人，不管什么生意，只要来钱，他就一定会想方设法去碰碰运气。那个时候生意还挺好做，而他也是一个相当能干的人，所以有那么一段时间，胡华光还是相当风光的，不但让老婆吃得好穿得好，还暗地里在外边养了一个小情人。

胡华光的霉运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他在大城市里做生意，几个月都不回家一次，老婆栾光燕急了，到大城市里找了好几回都没有找到他究竟在哪个地方落脚。后来栾光燕终于从一个与他有生意往来的人那里得知他的具体住处。她找到胡华光做生意的地方，却发现老公与别的女人和和美地生活在一起，做生意挣来的钱都花在了那个女人身上。栾光燕



心里的那个气啊，如同火山一般爆发了，她揪住那个女人，两人在大街上就打了起来。事后，胡华光再一次挪了地方。当栾光燕带着十几岁的儿子胡初安去找胡华光时，母子俩差点就流落街头了。

栾光燕不得已只好带着儿子回到了家里。几个月后，胡华光一无所有地回到家里，告诉她，做生意亏本了，还欠了一屁股的债。想着只要胡华光平安地回来了，钱财算得了什么，栾光燕原谅了他。

可她哪里知道，胡华光趁着她不在家时，将家里所有可以变卖的家具家电全部弄去卖了，说是要还人家的债，并想东山再起！

栾光燕看着一无所有的家，昏死过去，要不是胡初安饿得凄惨的哭声将她从鬼门关拉了回来，她真的会一睡不起。带着儿子回娘家住了一段时间，恢复了理智后，栾光燕将两亩多地种上庄稼，原指望秋天收了后，日子就会慢慢好起来。可谁知，庄稼刚收起来，胡华光就拉走了大部分的粮食去抵债主的债了。

随后几年，胡华光再也没有钱在外边混了，只好在家种地，靠着种些蔬菜粮食换些钱来偿还旧债。当他真正一无所有时，他的心性也收了不少。

这个时候，胡初安已经十八岁了。就算胡华光再混账再没有出息，他终究是自己的父亲，就算对父亲的不争气再有恨意，如今的家庭局面也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了。

胡初安跟随村里人到建筑工地上去打工挣钱，小小年纪的他不怕吃苦，最初几年他挣的钱，全部交给母亲栾光燕替他保管，准备将来重振家业，娶妻生子。谁知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胡华光居然将那笔钱弄去还债了！

栾光燕发觉儿子的钱没有了时，差点就拿刀杀了胡华光。胡初安挡住了母亲，原谅了父亲，怎么说也是一家人，钱没了可以再挣，人没了可就再也回不来了。

儿子对自己的宽容让胡华光彻底醒悟过来，四十多岁的他终于决定好好做人了。农闲时，他也跟随建筑队外出打工挣钱，农忙时就在家里干活。又几年过去了，当年那些债越还越少了，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时，老婆栾光燕却因为常年积劳成疾，病倒了。

已经 28 岁的胡初安又辛苦了几年，刚攒了一笔钱，准备托人给自己

寻个老婆时，母亲的突然病倒又让他一下子陷入了僵局。母亲的病非得花上一大笔钱才能医好，可如果将存的钱拿去医治母亲的话，自己娶老婆的理想势必就会化成灰烬。

在世间活了 28 个春秋，最疼自己的也就只有含辛茹苦的母亲，如今母亲病了，自己怎么可以看着不管呢？老婆算什么，错过了这次机会，还有许多机会的，只要自己肯干，挣得到钱就不愁娶不到老婆；可母亲只有一条命，这次不医治好，自己就会永远失去母亲！

大道理不用去讲，这些浅显的小道理胡初安能有不懂的？他毫不犹豫地将所有的钱拿出来给母亲治病。母亲的病暂时没什么大碍了，可要完全治好，还得花上更多的钱与更长的时间！

让胡华光在家照顾母亲，胡初安毅然去了工地，从此他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，就想早日挣够钱治好母亲，并能娶个老婆回家。

工地上不那么忙时，他就赶紧回家看看父母，买点好菜改善一下生活。谁知这次要不是急着赶回工地，哪里就会遇到车祸呢？

王静看着脸庞黑黑的胡初安，听说他家里没有其他人时，心里不禁涌起一丝躁动。

“胡哥哥没有女朋友么？”

“我根本就是一无所有，连养活自己都有些困难，哪里还敢让别人跟着受罪呢！”胡初安一时也没明白王静问话的意思，只将真实的想法说出来而已。

“哥哥这么好的人，就算跟着吃点苦也是幸福的。”王静脚上的疼早已经麻木了，想着自己在家拼命地干活，却始终得不到人疼爱，她又开始落泪。

看到王静落泪，胡初安有些不知所措。没有交过女朋友的他，也不知道如何去猜测女人的心理，他以为她落泪是因为疼，或者是肚子饿了。

“你是不是饿了，我这就去给你买些吃的回来，你等我啊！”

王静还没反应过来，胡初安已经大踏步走出了病房。

王静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，胡哥哥真是太好了，这么体贴人，只是自己话里透露出的意思，他究竟明白不明白呢？